



世界经典名著

施笃姆短篇小说选

(上)

〔德〕施笃姆 著

卢 娜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她来自大洋彼岸	1
木偶戏子波勒	48
燕语	106

她来自大洋彼岸

行李收拾好了，可房里并未因此变得舒服些。我的表兄，一位年轻的建筑师，两天来就住在旅馆的这间房里，眼下正像个无聊地消磨着时光的人一样，口里衔着他的雪茄，默默地在那儿踱来踱去。那是一个温暖的九月之夜，敞开着的窗户外星光灿烂；在下边的街道上，大城市的喧嚣声和辘辘的车声俱已静息，只有从远远的港口里，飘来夜风戏弄着船上的旗帜和缆绳所发出的猎猎声。

“啥时候起程，阿尔弗雷德？”我问。

“送我上船的小艇三点开。”

“你不想再睡几个小时吗？”

他摇摇头。

“那就让我留下陪你吧。我的瞌睡明天在回家去的车里补。要是你愿意，给我讲一讲关于她！她，我是压根儿不了解；告诉我，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阿尔弗雷德关上窗户，拧高灯芯，使房里变得亮堂起来。

“坐下耐心地听吧，”他说，“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

我和她一起生活在我父母家里时我俩面对面坐下来后，阿尔弗雷德开始讲道我还是个十二岁的孩子；她呢，可能还小几岁。当时，她父亲还在西印度群岛中的某一个岛子上；在那儿，他凭着自己的运气和机灵，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就从一个毫无资产的商人，一变而成了富有的种植



园主。几年前，他已经把自己的女儿送回德国，好让她学习他家乡的习俗和礼节；谁知她一直念书的那所寄宿学校却因女住持的逝世而解散了，在找到新的寄宿学校以前，只好把她托给我的父母亲照管。还在见到她本人之前很久，我的脑袋里已经充满了种种有关她的幻想，特别是现在我母亲真的在自己和父亲的寝室旁边为她准备起一间小屋来时，情况更是这样。要知道，小姑娘身上存在着一个秘密。倒不仅仅因为，她来自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是一位种植园主的闺女；这些种植园主，我在我的图画书里看见他们都是既有钱得要命，又凶残得可怕的，而巨我还知道，她母亲并不是她父亲的妻子。关于这个女人的情况我无从进一步了解；因此，我最爱把她想象成一个好看的黑女人，皮肤就像乌檀木，发间绕着一串串珍珠，胳膊上戴着亮锃锃的银镯子。

终于，在二月里的一个傍晚，一辆马车停在了我家门外的台阶前。车上先下来一个白头发的小老头儿，他是一家与她父亲相好的商号里的伙计，受了东家的差遣，把小姑娘送给她的新的监护人。他跟着就从车上抱下来一个让无数的头巾和斗篷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人儿，牵着她郑重其事地走进我家里，简短而得体地讲了几句话，就把小姑娘托付给了参议老爷和参议夫人。可当她揭开面纱的一刹那，我是多么吃惊啊！她皮肤不是黑色的，甚至连棕色也不是；在我看来，她甚至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小姑娘还更加白皙。我仿佛现在仍然看见，在母亲替她脱下镶着皮毛边饰的旅行斗篷的当儿，她如何睁着一双大眼睛，东瞅瞅，西看看。帽子和手套也搞去了，玲珑娇小的身躯整个儿从



复杂臃肿的旅途装束中剥了出来，她终于以本来面目站在那儿，把手伸向我的母亲，微微有些踌躇地说：

“你就是我的阿姨吗？”我母亲抚开垂在她额头上的漆黑漆黑的发卷儿，把她搂在怀中亲吻；这时我惊讶地发现，小姑娘对这样的爱抚反应极为热烈。接着母亲把我也拽过去。

“这是我的儿子！”她说。“你好生瞧瞧他，燕妮；他模样儿挺俊的，只是性子太野了；这下子正好，有了个小姑娘作他的游伴。”

燕妮转过头来，把手伸给我，与此同时却向我投来如此狡黠的一瞥，好像想告诉我：

“你好，朋友，咱们会合得来的！”

接下来的几天已表明情况果真如此；对于这么个娇小轻灵的女孩子，没有一棵树太高，没有一处墙头太危险。她几乎总是和我们男孩在一块儿玩，而且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就成了大家的头儿，主要倒不是因为她的勇敢，而是因为她的美丽。在她的带动下，我才经常真正是翻了天，以至我父亲被吵得从书房中跑出来，用严厉的命令终止我们全部的开心乐事。和父亲，燕妮一直无法亲近，而和母亲的关系却越来越亲密；父亲不懂得和小孩子们打交道；在看这个奇情的小女孩时，他的目光中似乎总带着疑虑。同样，燕妮也未能赢得约瑟芬姑妈的欢心；这位可敬而又颇为严厉的老处女，她督促我们完成学校作业的那个刻板劲儿够叫人讨厌的。可是燕妮仍然没让她的巨大权威给镇住，相反倒很快对她开展了一场持久的游击战；可敬的姑妈从此不管走到哪儿，都随时得谨防踩上恶作剧的地雷，



不是自己给吓了一跳，就是引得人家哈哈笑。

不过，燕妮干的也不仅是这种调皮捣蛋的事，我们还能在一起聊天。她知道各式各样的童话和故事，一讲起来就眉飞色舞，热烈地打着手势；这些童话和故事多数恐怕都是在寄宿学校听来的，但也有一些我相信还是产生在她那从前的故乡。因此，每当黄昏时分，人们经常可以在通往阁楼的楼梯上，或者在巨大的旅行箱里，在晦暗的光线中，发现我和她坐在一起；我们所呆的地方越秘密，童话中所有那些奇异而可爱的形象，那些中了魔法的巨人，那位白雪公主，那个霍勒太太，他们就越加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种对于隐蔽的讲故事场所的酷爱，促使我们去不断发现新的藏身之地；是的，我记得我们最后选中一只大空桶，在离父亲的书房不远的打包间里。每天傍晚我补习完功课回来，一有可能就跟燕妮一起蹲在这个无比神圣的所在中；我事先替自己的小提灯找了些蜡烛头，现在把灯放在膝头间，从桶内把搭在头顶上的一块大盖板重新拉严实，这一来两人就像坐在了一间与世隔绝的小房间里似的。晚上去找找父亲的人从旁边经过，听见桶里有叽叽咕咕的声音，没准儿还发现从桶内射出来的一线线亮光，就总爱去问寝室对面的那位老书记；可我们的老先生也说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等怪事。直等到我们的蜡烛头点完了，或者听见女仆在大门口叫我们，我们才像两只黄鼠狼似的从桶里悄悄爬出来，赶在父亲离开书房之前，溜回自己的卧室去。

只是关于她的父母亲，尤其是她的母亲，我们却从来没有谈过，仅仅有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是例外。当时我和小



朋友们玩着“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在我家住宅的旁边，花园的背后，从我祖父在世时起就立着一片空厂房，附带着许多黑暗的地窖和斗室，以及层层叠叠垒上去的小阁楼。其余的强盗早都在这迷宫中钻得不知去向；唯有我我自然也是他们一伙的还站在花园中犹豫不决。我想着燕妮，她往常总一块儿玩，而且在爬房顶和翻铁门时从不落在最漂悍的强盗后面；可今天约瑟芬姑妈硬把她按在座位上写作文，我知道她坐在里边的那间小屋的窗户正好朝着花园。这当口，我一边听见院子外边的大门口，官兵的首领正在对自己的部下训话，一边蹑手蹑脚地贴着围墙绕到房子跟前，在一丛迎春花的掩护下，探着脑袋朝燕妮房中窥视。

只见她坐在作文本前进，一支胳膊肘撑在桌面上；然而，她看上去心不在焉，一只手埋在头上黑色的髻发中，另一只手已将可怜的鹅毛笔在桌上掏得稀烂。在她的文具旁边，摆着约瑟芬姑妈的那个我们十分熟悉的银针盒，再过去一点儿，则摆着一块归我所有的大磁铁。突然，在她似乎无聊得要命地让目光柱前一扫的一刹那，从她那黑色的眸子里射出来一道喜悦的光辉；把这两样东西好好用一下的某种想法看来已在她的小脑瓜地里形成了。神不守舍的急情一变而为专心致志的工作。她把约瑟芬姑妈的银针盒里的宝贝兜底儿倒在桌子上，然后抓起磁铁，用它忙不迭地在那些针上一根一根磨擦起来。她坐在那儿，像个美丽的小妖精似的，一双眼睛又黑又亮，仿佛她已预先品尝到了恶作剧的快乐，看见那老处女把自己这些地道的英国针从盒子里取出来时，发现它们竟谜一般地纠结成了一



团，又是惊讶，又是气恼。当她越来越带劲儿地干她那幸灾乐祸的勾当的时候，她的小脸上不断地泛起忍俊不禁的笑意，以致雪白光洁的米牙也从红红的嘴唇中绽露了出来。

我轻轻敲了敲窗户；要晓得，院子里已经响起官兵出发的号角声。燕妮怔了一下；可一当认出是自己的伙伴时，她就冲我点了点头，赶紧把那乱七八糟的一堆放回到了约瑟芬姑妈的银针盒里。随后，她把黑发掠到耳朵后面，跪着脚尖蜚到我面前。

“燕妮，”我悄声说，“咱们玩官兵捉强盗！”

她小心地推开窗：

“谁装强盗，阿尔弗雷德？”

“我和你；其他的早已藏好啦。”

“等一等！”她立刻悄悄溜回去，推上了通往起居室的房门的插销。“回见，约瑟芬姑妈！”她迅速回到窗口，轻轻一跳就站在了花园里。

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花园和院子里都阳光灿烂。一株株把枝丫高高地铺开在屋顶上的老梨树缀满了白色的小花，花间的嫩叶则泛着绿色的亮光；然而在底下的小丛林中，枝间才稀稀落落地吐出绿色叶片，燕妮的白裙子很可能使我们暴露。我抓住她的手，拽着她钻过树丛，紧贴着墙根往前走；在听见前面一幢厂房的过道上已响起官兵的脚步声的危急关头，我俩便穿过一道园门，溜进了紧里边的那所附属建筑；在它最高一层的阁楼上，就修建着我的鸽舍。等站在了半明不暗的楼梯上，我们才算舒了一口气；我们侥幸地逃脱了。可是我们继续往上爬，先上了第



一层阁楼，后又上了第二层阁楼；燕妮在前边，我几乎跟不上她；我感到很惊讶这我现在还记得她那双灵巧的小脚在我面前走得稳稳当当的，几乎没有一点声音，简直就像飞上那无数的梯级一样。在爬上最高一层阁楼后，我们便小心翼翼地把角门放下来，并且把一根上帝知道怎么会躺在这偏僻阁楼上的又粗又长的圆木滚过去，压在门上。霎时间，我们听见了旁边鸽舍中的鸽群飞进飞出的振翅声；随后，我俩一道在圆木上坐下来，燕妮用手托着自己的小脑袋，黑色的发卷垂到了脸上。

“累了吧，燕妮？”我问。

她抓起我的手，把它按在她的胸口上。

“你看看，跳得多厉害！”她说。

这当儿，我无意间瞅了瞅她那抓住我的白而细长的手指，蓦然觉得有什么与我平常看见的不一样，但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我思索着，终于看明白了。在她指甲根部的那些个小小的半月形，不像我们其他人似的更鲜明一些，而是呈淡蓝色，比其余部分更暗。我当时尚未从书本里得知，这往往是美洲国家那些十分漂亮的贱民的一个特征，即便在她们的血管中仅仅只有一滴黑奴的血液；眼下它令我迷惑不解，目光像被吸住了似的无法移开。

终于，她可能也发现了，因为她问我：

“干吗老盯着人家的手瞧？”

我恍然省悟，让她问得很不好意思。

“你自己看。”我说，把她的手指头全部并排起来，使那些原本是粉红色的指甲盖看上去就像一串莹洁的珍珠似的。



她不解何意。

“你这儿这些小月亮怎么会是黑的？”我又说。

她仔细地端详着自己的手，并与我伸过去的手进行对比。

“我不晓得，”她随后回答、“在圣克洛克斯岛上的人全这样。我的母亲还要黑得多，我想。”

此时从楼下的某一处地窖中，我们听见远远地传来了可能是强盗与官兵进行格斗的喧闹声，不过离咱们的藏匿所还有相当距离。我的思想转到了另一个方向。

“干吗你不呆在自己母亲身边呢？”我问。

她又把小脑袋撑在手上。

“我想，人家要我学点东西，”她淡漠地回答。

“难道在那儿就什么也不能学？”

她摇摇头。

“爸爸说，那儿的人讲话上极了。”

我们的阁楼里突然安静得要命，光线也变得朦朦胧胧的，几扇小窗全让蜘蛛网给遮住了，只从面前揭去了一块瓦的屋顶上透进来少许阳光，而且仅仅是在那棵大梨树繁茂的枝叶容许它通过的情况下。燕妮默默地坐在我旁边；我端详着她的小脸；这脸非常白皙，只是在眼睛下边，有一点异样的暗影。

冷丁里她动了动嘴唇，自顾自地大声笑起来。我忍不住也跟着笑了，可马上问她：

“你笑什么来着？”

“它很不喜欢爸爸！”

“谁呢？”



“妈妈的长尾巴猴子呗！”

“你爸爸对它不好吗？”

“好！我不知道。他每次上我们家去，它都偷他衬衣招缝中的钻石别针！”

“你爸爸不和你们住在一起？”

她摇摇头。

“他经常只是夜里才来；他住在城里的一幢大房子里。是妈妈告诉我的，我没有上那儿去过。”

“这样！那么你们又住在哪儿呢，你和你妈妈？”

“我们住的地方也挺美。在城外，房子周围是一片花园，高高地在大海湾上边，门前是一条有许多圆柱的长廊；我和妈妈常常坐在那里，我们看得见所有从海 L 驶来的船。”她沉默了一忽儿。“啊，她真美，我的妈妈！”她骄傲地说。然后她放低语调，几乎是哀伤地补充了一句：“她额头上的黑色发卷儿真是再漂亮不过啊！”话刚出口，小姑娘已伤心地哭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楼下响起杂沓的脚步声和官兵们吹铁皮喇叭的声音；他们像是停在了第一层阁楼的楼梯口，正在商量主意。我跃起身来，东瞅西瞅。我们没有考虑到，这儿毫无退路。

“咱们必须抵抗，”我低声说，“咱们给包围啦。”

燕妮飞快擦干泪水。

“还没有，阿尔弗雷德！”说时她指了指屋顶上那个窟窿。“你得从这儿爬出去，然后抱住老梨树溜到花园里。”

“这不行，我不能丢下你！”

“嚯！”她高叫一声，“我才不会叫他们这位哩。”边



说边仰起头去望着屋顶下那个最最黑暗的角落。“快，帮我一把！我要爬到顶上那根横梁高头去；然后我就可以看见他们怎样在底下奔来奔去了！”

这主意挺棒；没过几秒钟，她就在我的帮助下，攀着一根根衡木往上翻，最后终于骑在了黑洞洞的屋脊下边那根最高最高的小横梁上。

“瞅得见我吗？”当我又站在地上后，她大声问。

“喂，我瞅见你的白手啦。”

“还瞅得见？”

“不，什么也瞅不见了。”

“那么快，快离开！”

然而屋顶上的窟窿太小。我再拔掉一块大瓦，硬把身子挤过去；要知道来缉拿强盗的官兵已经大声哈喝着冲到了吊门下，我听见那根沉重的圆木已经在动了。

我已不记得是怎么搞的；可是刚一爬到外边，我就感觉脚下的屋瓦在往下越；我的身体也滑动起来，树枝击打着我的脸，四周响起一片噼啪噼啪的声音；幸好我在越来越快地往下掉的当口，抓住了一根树枝，我就挂在这根树枝上急速下沉；与此同时便有不少屋瓦打我身边飞过，摔碎在花园中的地上；终于，我也重重地一下子着了地，随后就几乎是人事不省地躺着不动了。

当我抬起眼时，看见在我头顶上的花枝间有一对因为惊恐而张得大大的眼，还有那美丽的小姑娘的黑色发卷；她把半个身子都探到了破烂的屋顶外，从上面俯瞰着我。为了向她表示我还活着，或者说更主要的是为了表示我的勇敢，我拼足劲儿冲她大笑了两声；可当我随后一转头，



便瞅见了父亲严厉的面孔。他两眼紧盯着我，看样子更多地是气恼，而不是担心；约瑟芬姑妈也远远地出现了，在她那吓得僵住了的手里，拿着永远都少不了的编织活计。我直到今天还不明白，燕妮怎么会那么快就从楼上来到了我们身边。她一下子扑到我身上，开始把我耷拉在脸上和太阳穴上的头发抹开；可这时父亲却猛地伸过手来，像是要将我从地上拽起的样子；没想到燕妮竟腾地一下跳了上去。

“你，”她吼叫着，小身躯整个都挺直了；“不许碰他！”她把握得紧紧的小拳头伸到了父亲的面孔前，眼睛里边像要喷出火来似的。

父亲往后倒退一步，习惯地闭紧了嘴唇，把双手背在背后，一转身径自回书房去了，一边走一边在嘴里叽咕些什么。我恍惚听见，他好像说了句：“绝不能这样下去。”

这当口母亲也来到花园里，燕妮飞快向她奔去；我看见慈祥的妇人如何把她激动得不住哆嗦的小身躯紧紧搂在胸前，轻声安慰着她；说了些什么我却没有听见。

打这天起我如此认为在我俩心中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难舍难分、相依为命的感情；这就播下了一粒种子，这粒种子虽然沉睡了许多年，但后来在月光下却开出童话般的蓝色花朵，这花朵的芳馨眼下还令我心醉神迷。

叫我怎样给你描述那些个琐碎而难以捉摸的小事呢！在紧接着的一些天，每当要吃午饭父亲命令我去拉钟叫女仆的时候，他的话还没来得及完全说出口，燕妮肯定就已经抓住了铃绳；她这样做只不过为了不让我一瘸一拐地走去，这会使大家又想起那天的倒霉事。



然而好景不常，坏消息传来：为燕妮已经找到一所新的寄宿学校，分别的日子就要到啦。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坐在我们的老梨树上，心里说不清是怀着悲哀还是恼恨，一个接一个把那些尚未成熟的梨子从枝头上拽下来，向着邻居阁楼上那些无辜的窗户掷去，直到脚下悉悉索索的声音引起我注意为止。低头一瞅，看见燕妮身穿南京产的黄棉布的旅行斗篷，正一棵树枝又一棵树枝地向着我爬上来了。到了上边，她用一条胳膊搂着树干，随后从衣袋里掏出一枚小小的戒指来，把它套在我的手上。她一语不发，只是用她那双大眼睛极其哀伤地望着我。我这个懂事又不懂事的傻小子，一切都随她的便；我的手指经戒指一装饰好看多了。在我颇有些尴尬地在那儿瞧着的时候，燕妮又像来时一样不声不响地去了。这时我才赶快从树上往下越，险些儿又摔倒在地上。可是等我穿过宅子，赶到大门口，马车已经跑远；我只看见一条白色的小手绢，在朝留在后面的我们频频挥动。

这下子我才突然感到偶然若失，盯着自己手上的小小纪念品出了神。那是只镶嵌着耿娼的金戒指。我当时不知道，燕妮是把自己手头最珍贵的东西赠给我了。

阿尔弗雷德在讲故事时已把雪茄放到一边。

“你不抽烟，”他说，“可我不能看见你这么傻坐着，你得有点什么消遣的东西才是。”说着，他打开一只放在旅行箱旁边的盛酒瓶的匣子；转眼间，我手里已端着一只磨花玻璃杯，杯中香气四溢。

“阿里康特的葡萄酒！”阿尔弗雷德说，“这儿还有用麝香草包起来的无花果！我了解，你像那位原始医学的发



明者一样，喜欢吃甜美可口的东西。这是燕妮的父亲送的礼物；当我几天前离开他时，他把它们给我亲手打在了行李里。”

“可你没有讲到你哥哥，”当阿尔弗雷德重新坐到我身旁时，我向他指出。

“我哥哥汉斯当时在一所离家很远的农艺学校里念书；可他后来也认识了燕妮；”阿尔弗雷德回答，“因为他的妻子和燕妮同在一所寄宿学校里呆过，燕妮在中学毕业后留在了那儿。我自己呢，是十年后才又见到了她。”

“那是在去年的六月里。你知道，我当时替某位富有的伯爵夫人在她的村干里建了一座小聚会厅，到头来却染上了在那地方开始流行的伤寒病。我得到很好的护理，然而却远离故乡，生着两条瘦骨磷峋的长胳膊的那位老兄巴不得将我抓去。我父亲那会儿留在家中由约瑟芬姑妈照顾，我母亲则住在我哥哥的庄园里，她自己也病倒了，只好忍痛把照顾儿子的事托付别人。现在眼看着我们两人都快痊愈了，我打算再过几天就踏上归程。哥哥的庄园我还不曾去过。它是他临结婚前才从某人的遗产中买下来的；此人的祖先是位富有的法国流亡者，据说不只邸宅是他建的，特别是哪与周围的巨大园林，也是按照勒依特尔的风格布置起来的。母亲来信称，这片园林的一大部分，即所谓林苑，眼下尚完好无损；甚至于那些以路易十五宫里的美女当模特儿的优美雕像，还像着了魔似的静静地立在这儿那儿的水地前，幽径边，为高高的树墙所隔离和掩藏着。

“眼看我就要动身了，我生性开朗的嫂子又寄来一封信。‘你来了，’她写道，‘咱们就可以一块儿读读儿童故



事。我有一些生动的插图，其中一幅上画着个强盗未婚妻，美丽白皙的小脸，头发乌黑乌黑。她垂头丧气地坐在那儿，凝视着自己右手的无名指，因为这抬头上曾经戴过一枚戒指，她把它送给某个不忠实的强盗啦。’我拿着这封信，腾地一下跳起身，在自己的行李中东翻西翻，终于翻出一个我保存各式各样小珍宝的象牙匣儿来。燕妮的戒指也在里边。它上边挂着一条黑缎带，因为在那次分别后的头一段时间，我自然是十分秘密地将它戴在胸前。后来它又

“你在回去时不要怕绕那一点儿弯路！”阿尔弗雷德中断了自己的回忆。“那座庄园离此不过半英里；再说汉斯告诉我，你早就答应了去看他们。你将会发现，它的的确确如我母亲信里写的一样。”

去年六月里的一天午后，我终于离开烈日曝晒下的公路，驶进了通往庄园的林荫道里，道旁耸立着一色的栗子树；不一会儿，马车果然停在了一幢宫殿似的邪宅前，建筑风格是所谓的五斗橱式，层层叠叠的装饰显得有些臃肿，不过突出而分明的轮廓和富于立体感的浮雕都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在我心中唤起了对那个已经逝去的伟大而辉煌的时代的记忆。汉斯和他的格蕾特在台阶上迎接我；当我们穿过宽大的过厅时，他们示意我讲话轻一些，因为这会儿母亲还在睡午觉。

我们走进一间正对着大门的敞亮的大厅，通过厅后两扇洞开着的门，到了外边的露台上；台下伸展着一大片草坪，无论从哪个方向，都要高声喊叫，声音才传得到另一面。绿茵之间到处都生长着一丛丛茂盛的玫瑰，有高茎的，有矮茎的，眼下都正好争妍斗艳，盛开怒放，空气中充溢



着葱郁的香气。草地背后是一片小丛林，它和草坪一样都显系新近才培植的；但从此再往前，在已经相当远的地方，则耸现出故主人所布置的林苑，高高的树墙，修剪得齐齐整整；花园本身多宽阔，林苑就有多宽阔。这一切都在午后灿烂的阳光辉耀下，展现在我的眼前。

“咱们这乐园怎么样？”年轻的嫂子问。

“叫我还有什么好说呢，格蕾特？你丈夫拥有这座庄园多久了？”

“我想到上个月已经两年了吧。”

“怎么咱们讲求实际的庄园主竟容忍如此地浪费土地呢？”

“唉，哪儿的话，可别摆出只有你一个人懂得什么叫诗意的架势啊！”

我哥哥笑了起来，道：

“不过他说得对，格蕾特！事情嘛是这样的，阿尔弗雷德；我没权利动这些美好的东西，契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

“感谢上帝！”

“我才不哩。在一片小池塘中还站着尊维纳斯，地道的路易十五时代的款式。本来我可以拿她卖一大笔钱；可是就像刚才说过的！”

这当儿格蕾特突然抓住我的手。

“快看！”她大声说。

在我身后的门槛上，站着一位穿着白纱裙的少女，我一眼就认出来是谁：仍然是西印度群岛的庄园生女儿那双显得异样的眼睛；只是黑色的髻发不再执拗地纷被在头

